

中国作家谈北大

我观北大



川木 民子 高伟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5267

143

84122

献给
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我 观 北 大

中国作家谈北大

川 木 民 子 高 伟 主编

北 京 大 学 党 委 宣 传 部
北 京 大 世 纪 文 化 发 展 中 心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作 家 通 讯》 编 辑 部

合 编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我观北大

川木 民子 高伟 主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8,000 字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747-4/I·766

定 价:16.60 元

鲁迅

我观北大

(代序)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说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重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了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目 录

走出红楼的北大人	丁 芒 (1)
永远的北大 Complex	川 木 (6)
学人之风	马 力 (10)
北大无梦	王泽群 (15)
老北大永远年轻	王景山 (20)
无缘做回大学梦	王燕生 (25)
认知北大心态实录	中杰英 (28)
思想，永远年轻	毛时安 (31)
一个难忘的北大人	石 英 (36)
魂留燕园	叶廷芳 (40)
初进北大	乐黛云 (45)
女儿帮我圆了北大梦	冯敬兰 (53)
我的北大“情结”	吕 远 (57)
心仪北大，情系北大	邢煦寰 (62)
两代人的情结	乔福山 (66)

我在北大·····	关惠文 (70)
北大吉日随想·····	刘季星 (75)
渴望一片永远的绿地·····	孙玉石 (78)
我的第一母校·····	孙幼军 (83)
从红楼到燕园·····	杨 镰 (88)
北大精神永存·····	劳 洪 (92)
门外人谈北大精神·····	邹 霆 (96)
走过北大 ·····	李小雨 (100)
往事琐忆 ·····	李希凡 (105)
百年燕园情 ·····	李济生 (111)
我观北大 ·····	李赋宁 (113)
青春忆, 最忆是北大 ·····	杨书案 (119)
学术的故土 ·····	杨匡汉 (124)
让青春闪光 ·····	杨匡满 (128)
无所不在 ·····	杨益言 (134)
祝贺与希冀 ·····	杨植材 (139)
在北大作家班 ·····	肖建国 (143)
辉煌的传统 ·····	吴奔星 (147)
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 ·····	吴祖光 (151)
我心中的圣地 ·····	谷丰登 (156)
向 往 ·····	邹海岗 (160)
十世修得同船渡 ·····	张石山 (164)
诗心和师道 ·····	张志忠 (169)

默默且当歌	陈建功 (175)
今生有幸读北大	陈源斌 (183)
北大精神北大人	邵燕祥 (187)
黄府巍巍百岁尊	周汝昌 (190)
一位北大学生家长难以表达的心意	柯 蓝 (195)
我观北大红楼	胡万春 (200)
北大, 我永远的梦想	赵本夫 (204)
北京大学: 世纪中国的缩写	俞天白 (209)
世纪的火炬	贺新辉 (212)
汉园梦, 燕园梦	袁 鹰 (216)
未名湖畔的友谊	晏 明 (221)
北大有过这么一位苏联教授	高 莽 (229)
楷 模	聂鑫森 (234)
人生路	钱小惠 (237)
北大感怀	高洪波 (241)
世纪的足音	阎纯德 (245)
校风·民风与世风	黄 柯 (250)
师 情	萧 枫 (255)
贺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绿 原 (260)
背 景	曹文轩 (263)
风骨常青	龚人放 (268)
向北大人约稿	黄世衡 (273)
水流云在未名情	崔道怡 (276)

北大的传统精神	谢 冕 (285)
我与北大	韩少华 (287)
我对北大的观感	韩作黎 (289)
萤火三点两点	韩晓征 (293)
挥之不去	童道明 (296)
我说北大	新凤霞 (300)
冬日夏日皆可亲	谭家健 (305)
百代宗风	黎焕颐 (309)
思念·祝贺·歌唱	戴砚田 (314)
北夫人与北大精神	臧仲伦 (317)
后 记	(320)

丁 芒

走出红楼的北大人

我从小喜欢读文史方面的书，小学时代把主要的古典小说一吞而光，渐及诗词；到中学时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又弥漫我整个视野。那时家乡正陷于敌手，在屈辱中听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呐喊，我的心灵似乎受到沸热的盥洗，振奋极了，因而膜拜先行者，而且产生了行动的欲望。许多书中写到的北大红楼，成了我瞩目的丰碑，心中活跃着无数为拯救祖国奋臂高呼的北大青年学子的形象，久而氤氲成既模糊却又似清晰，既恍惚却又似实在的偶像，其中似乎还包蕴着李大钊的方正、鲁迅的横眉、闻一多的烛光、朱自清的背影……这心灵偶像的基座，就是北大的红楼。这其实是紧贴在我灵魂上的一个秘密，我并没有清清楚楚意识到，更从没有说出过。

这样，我终于走向革命。国民党进攻苏北，我随华中建设大学向山东撤退，在汤沟，忽然接到入伍通知，原来是淮海军分区政治部向建大要求派两名新闻干部去。一位身披军大衣的青年军人在驻地村边迎候我们，走近一看，他面目清秀，举止儒雅，仿佛玉树临风，使人一下就产生亲近之感。他就是宣传部的领导。后来才知道他是太行山下来的老八路，曾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有种不期而遇的契合之感，我心中的偶像似乎因他而获得了实体，他无疑是从红楼走出来的北大人。

新四军三师北上东北，留下大批干部组建了这支部队。我们

在节节阻击敌人之后，突然从山东南越陇海铁路，插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大量的时间花在走路上，有时一夜要转移几次。我们挤出点滴时间，编印一份油印报，打仗的时代，也印一些传单到前线散发。

打淮阴以北的胡集，我们宣传部的一班人马也上去了。一上来打得很顺利，攻占了市街，敌人缩到核心工地里顽抗。我们就在街上开展宣传：刷标语、散传单。叶部长则带着报社的同志搜索敌人的机关。那时我们最缺的一是油印器材，二是书籍，没书看的日子最难熬。因此有言在先：取之于敌，这不叫发洋财，这是我们宣传部门的战利品。每打下一个据点，不但蜡纸、油墨得到点补充，还偶尔能缴获到几本小说什么的。记得一次得到一本俄国小说《奥勃洛莫夫》，连军长谢振华都闻风而来借去看了。

我们没有重武器，打到天黑，还是解决不了战斗，部长就带我们到胡集西边的一个庙里过夜。天蒙蒙亮，枪声早已沉寂，大家睡得正酣，忽然听到部长在唤我。也不知是听觉朦胧还是四周太静，部长的声音依然那么轻柔：“我看不对头。起来吧，立刻转移！”是商量，又是命令。他披着军大衣在庙前从容地踱着，时而侧耳倾听。等大家集合了，他手一挥：“跟我来，不要出声！”就向南一头钻进田野。等到我们绕胡集转了半圈向东洒开大步的时候，天已大亮，敌人枪声喊声大作。这才知道部队因援敌接近，夜半已经向东撤走，司令部忘记通知宣传部了。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不是叶部长的机警、果断，稍迟半小时，我们就要被呼啸而至的敌人包了馅儿。

叶部长很爱这分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油印小报，每出一期总要琢磨半天，和我们研究字体、栏线、版式，直到油墨深浅这些技术问题，说得大家心里热火火的，巴不得下一期就能印得和铅印报一样漂亮。我们想铅印报简直想得发了疯。打盐城那次，战斗结束，我们刚回到宣传部驻地，就听见文印组长老魏一路吆喝

而来，那副山东腔里像掺了蜜。几副挑子一涌而入，直送到叶部长眼前。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两箩筐亮灿灿的铅字，另两箩筐是字架。老魏把敌军的一个小印刷厂缴了械！叶部长白皙的脸上顿时泛红，眼睛也发亮，蹲下身探下手去，把铅字捞起一把又洒下，捞起一把又洒下，像是遇见了久别的亲人，老是端详个没完。老魏得意地使劲用军帽煽风，一边把同志们的种种提问劈头盖脑地挡了回去，什么“行军时怎么办，要几匹骡子驮？”“铅字怎么上架，要费多少时间？”“穿过敌人封锁线能没有一点声音吗？”“没有印刷机，用手托行吗？”等等，在他，似乎都不在话下，那口气简直有点专横霸道，一边眼光怯怯地斜觑着叶部长。部长好久不发言，只是笑吟吟地望着大家，好像很欣赏这场争吵，也好像他脑子里也在打仗。后来他紧捏了一把铅字，慢慢洒下箩筐，把沾满油墨的手放到鼻子下嗅了嗅，还是轻声慢语地说：“我们将来一定要出铅印报。只是眼下不行。这样吧，先把它‘坚壁’起来，环境好了再起出来用。”一场疯想，也就只好这样结束了。

一年多后，我们壮大为苏北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济南战役前我们南调北上打援。中秋节那晚，万里蓝空，一轮明月，照彻沂蒙山区，石头都镀成银崖，溪水都结为碎金。从紧张的游击环境打过来，顿觉眼前海阔天空，心情非常振奋。叶部长先还骑马，后来干脆跳下来和我们一同步行。山路崎岖，碎石棱砾，因为心中痛快，谁都足底生风。叶部长忽而赶上我，拍拍肩膀问道：“石门中秋夜，君子意如何？”我见他眼光盈盈，似有一腔言语，就答道：“征人多爱月，豪情照天河。”他听了，朗声大笑说：“你真善解人意！”他情不自己地招招手：“来来来，踏月行军，千古雅事，我们来联句如何？管它什么平仄，有意思就行！我先起句：‘一轮明月照鲁州，晒佛山风笑相酬。’”我们这班小知识分子都被他吊起了胃口，前三后四地围着部长，边行军边搜

索枯肠，你冒一句，他凑一联，出了好句，大家都鼓掌欢笑，刘社长居然凑着月光，把诗句记录下来。一夜急行军居然没有一人掉队、喊累。

我就是在济南战役期间入党的。记得那天我因连夜赶写完一篇文章，太疲劳了，倒在铁皮箱上打瞌睡，心里还像有团火亮着。叶部长进屋来了，我模模糊糊听到他压低声音问刘社长：“睡着了？不要叫，不要叫！他太辛苦了。文章写得好得很，很有鼓动性。”过一会儿又说：“军直机关党委批下来了，要我们介绍人找他正式谈一次话。唉，一个知识分子，经受住了这么危险艰苦环境的考验，真不简单。”似乎是他站起来把一件衣服轻轻盖到我身上。我是醒的，一股温热的泉水从心底涌上眼眶。我心里在呼唤着亲爱的叶部长，然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一路打过来，就到了长江边。我们部队是在芜湖繁昌之间打过去的，上空是两岸炮火交叉盖顶，江面上还有敌人军舰游弋打炮。我们宣传部乘一艘木船，随浪颠簸，炮光闪动，照出四周的水柱、帆影，忽明忽灭。水波浓紫，猛拍着船舷。人人都直瞪瞪地望着南岸，恨不得猛长出一对翅膀才好。

船到江心，忽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还是那么平静柔和：“攻克柏林的苏军痛饮过德涅伯河水。我们也来痛饮长江吧！”我们都回过头去，这是叶部长！他坐在船板上，从容四顾，面含微笑，炮火的闪光时而把他的黑发镀成亮色，仿佛一尊铮亮的铜像。我们的情绪一下子缓和下来，一股豪情从脑间升起。大家解开绑腿，把茶缸系在一端，提上江水来。于是一齐举着水杯，朝向叶部长。他也高擎水杯，笑吟吟地和大家一齐高呼：“为胜利，干杯！”这时候，炮声的霹雳、江水的沸腾、大军的呐喊，都忽尔沉寂了，长江似乎正在屏气敛神，倾听我们对新中国的呼喊！

建国以后，我和叶部长就分了手。我始终没有追根究底问过他是否是北大学生，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不是。他是或不是，都不要紧。因为我心目中的北大人，当他们走出红楼，奔向社会，投身革命，或者从事其他任何事业，他们都会和叶部长一样，运用他们的学问、智慧、胆识、胸怀、豪情壮慨、儒雅谦和，去开创、去引导一切推动社会前进的事业。叶部长只是我有缘相识的其中之一。是他充实了也证实了我自小心目中的北大人形象，使它由模糊，到清晰、由恍惚到实在，从而照耀了我的一生。

丁 芒 1925 生，江苏南通市人。1946 年 3 月投身革命，1948 年 9 月入党，在解放军中工作三十年，1976 年转业，1987 年离休。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已出版新诗选、诗词曲选、散文选、诗论选、《当代诗词学》等共三十种著作。

川 木

永远的北大 Complex

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应该为北大做点什么。

不仅仅是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北大，心里常常有种剧烈而又有些莫名的情绪，像吞噬、像躁动、像鼓荡，又像煎煮、侵蚀、绞合，其实又都不像，只是一份莫名的惆怅和彷徨。

有时会出现几种幻觉，北大像一座美丽而茂盛的孤岛渐渐离我远去，我是个孑然一身四处漫泊的旅人；北大又像一个温馨而又安全的家庭，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幸福和安宁；北大像条庞大而富饶的航船，我可以在这里航行一生。

我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在燕园内往返穿梭，也很多次地一人去后湖徘徊，流连。我会蹲在后湖垂钓人身旁，盯着脆弱的钓竿出神一个时辰，也会闲闲地远望荷塘旁散步的老人。我曾背着一书包啤酒跑到未名湖小岛喝得铭酩大醉，也曾在夏日夜深人静时，躺在未名湖石舫上数着天上闪烁的星星。

我喜欢约几个朋友到“勺地”（勺园地下咖啡厅）喝香槟，喝到服务员反复催我们走，他们要下班为止；也常常在大礼堂（现已拆除新建）看完过了时的获奖电影后，一头扎进“木木屋”（现

已改建为商场)，和美国的、法国的、加拿大的留学生一起喝啤酒，有时兴起，“木木屋”关门后还要跑到小南门外的通宵酒店手持啤酒喝到天明。

我也常常在萤火虫摇曳的图书馆门前的草坪上，听着悠悠的吉他声，伴着校园歌曲的和弦咽咽地哼着小曲儿，直到夜露漫湿了我们的衣衫，直到我们茫茫地由遐想进入梦乡。

尽管这一切，是我即将毕业人生将往何处去时的躁动情绪，但当我走进校园，这一切的一切，又重新萦回在脑海，仿佛如昨天。

二

我无法抗拒北大对我的吸引，她像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我梦萦神牵，难舍难分。我也常常跌进北大的历史中而不能自拔。

谁都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级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为维新变法，清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言“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为此，梁启超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管辖”。他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当时的校址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第，后又分散在沙滩（汉花园）、景山东街（马神庙）、北河沿。

解放后，由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法、理科各系以及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北京大学”，于是，新的北大“于1952年9月从北京城内迁至北京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即燕园）”。

据史料载：燕园座落在北京永定河古道上，俗称的“丹陵洪边万泉出，贵家往往分清流”，是人们一贯称道的水风宝地，古有“灋灋四出，深深草木译之”之说。据说王思任曾写诗赞曰当

年的燕园：“才辞帝里入风烟，处处亭台镜里开，梦到江南深树底，吴儿歌板放秋船。”或许赞曰的是今天北大的明珠——未名湖。

近半个世纪，未名湖一直作为北大象征而远播四方，它的“兼容并包”精神一直鼓励着莘莘学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屡创奇功。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在他的“清塘荷韵”中说：“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季先生说的是荷，也说的是人，说出北大人的一种精神和品德，更说出北大人应该具有的“扩展蔓延的力量”。当年（1903年）北大就是本着这种力量而“鸣钟上堂”，发起举行全校大会，并致电各省督抚和学堂，建议联合起来反对沙俄企图吞并我国东北几省的阴谋，就是本着这种力量，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起草了“五四”宣言，从而首先发起了中外著名的五四运动。

是啊，凡身为北大学子，谁不在北大这神奇的磁场中得到知识，得到一种“扩展蔓延的力量”，像蔡元培、像李大钊、像鲁迅、像毛泽东、像无数个正在奋身建设新中国的能人志士。

三

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我观北大》，纪念北大建校二十七周年，他说的两点非常有代表性，“北大是常维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

七十多年过去了，北大依然故我，仍然保留着“常维新”的精神。北大是中国人的北大，是中国学子的摇篮，是学子魂牵梦绕的圣殿。

北大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